

《古漢字書寫縱向成因》

摘錄此舊文，以誌與李學勤兄之學術交往

象形為六書之首，可是甲骨文裏很多象形字，都出現了豎起的形變。絕大部分動物字彙，比方豕字，本來應是四蹄踏地的，都“豎”起來了。為什麼產生這樣的縱變呢？還有，中國傳統書寫行氣是從上而下的。為什麼是縱向，而不是橫向的呢？有關書寫的文獻，都不大理會古漢字裏這些邊緣現象。

古漢字既然有象形這個造字原則，那麼就應該忠於客體的重心。好些古漢字都遵守這個原則，比方皿字，都是以下方的無形底線，作為重心方向。可是很多的動物字彙，都不是四蹄立地的，而是旁向，懸空橫伸出去，諸如馬字等。都暗示這些古漢字，曾歷過縱變。第一次引起我對古漢字縱變解說的聯想，是一張加拿大印第安人在 1700 年跟白人簽訂的和約上，簽滿各部落代表的名字，見圖。



這些簽名，都是一些動物形象，是參與和約各部落的圖騰標誌。值得特別注意的，是這些圖騰，像古漢字的動物字彙一樣，大部分是豎起來的。這使我想，初民拜祭或舞蹈時，模仿圖騰動物的姿態。我國古代一定也有同樣的情況，那麼先民就會經常見到動物作為圖騰的豎立形象。往後，為了記錄這些活動，他們就得按這些動物圖騰形象造字。

這個縱變的另一個書寫的物質因素，是竹簡的大量使用。竹簡的面積，較宜於書寫，瘦長的縱向動物字彙形體。結果是橫放的動物字彙遭到淘汰，豎寫的原則，一直維持迄今。

長期以來，很少人對漢字下行這個書寫走向感興趣的，像是“理所當然”。其實追究起來，卻沒有現成的解答。我認為這也是，因中國古代書寫材料和工具所致。竹簡也是形成整行縱寫的決定性因素。

然而縱行這個謎還是沒有全部揭開，因為在竹簡上，也可以橫寫。要解答這問題就得弄清楚，當時的書寫工具。我認為漢字下行，是因為當時不用托板所致（如桌子等，有說六朝時才有桌子）。沒有穩定的托板支持，單靠個人雙手，是沒法同時兼顧執筆和拿簡的。如果是橫寫的話（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），沒有托板，在這樣的一根竹片上面書寫，就要麻煩另一個人，把竹片的兩端按拿着。因此我推論，當時寫簡的人，若要不求人，就得一手拈着竹簡的頂端，另一端則頂着腹部或腹胸之間，一手提筆從簡的頂端，向己方寫下去。又因用毛筆，筆尖較軟，不像刻刀那麼着力，這樣持簡是夠支撐書寫的壓力的。這個構擬的持簡姿態，還可以同時說明，為什麼中國書法上採用懸腕，懸肘。在窄窄的竹簡上，沒有托板，是沒有地方放腕承肘的。這樣的持簡法，也說明為什麼好些戰國的竹簡有天地頭。天頭是

手拈着的那一端，地頭是頂着身體的另一端，都是無法下筆的地方。戰國有些竹簡，還利用天地頭的空位，作為編綴之用。日後書籍的天地位是作眉批用的。

此則摘自拙作《古漢字書寫縱向成因》，見北京《中國語文》1992年第五期；法文版，見 *Ecritures archaïques*,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。

1996年學勤兄在舍下小住時，曾就此文詳談。翌年，承蒙他在《古漢字書寫縱向與丁公陶文》中，對此文的假設首肯。我倆原作得全文，同見《亞文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文化》第二輯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年。